

金

罍

子

金學子上篇卷之十二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與大事在膽。弘大業在量。先王初受獻帝衣帶中密
詔。與帝舅董卓。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
同謀誅操。先王未發。偶辱曹操英雄之顧。先王方
食頃失七筋。此其膽不足張也。既入益州。攻劉璋。

孔明
王佐
材

所向輒克。便於涪大會。置酒作樂。怒龐統之諫。且以武王自夸。此其量不足受也。君子曰。漢之卒不能兼吳魏。復高祖光武舊物。天也。亦先王之器有所局哉。

孔明有王佐材。而隴首抒志。迺自比於管樂。亮親化洞微。逆自涯其所至也。鼎殊天下形勢于胸中矣。或曰。孔明少游學。獨觀大畧。輔相日。手寫申韓書。道固弗淵於伊呂也。

曹操爲兗州。以畢諶爲別駕。張邈之叛。劫諶母及妻。

子
諶
馬

子諶遂逸去。及呂布破操，生得諶，衆爲懼。操曰：夫
人孝於親者，豈不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
馬超與關中諸將十部俱反，曹操西征，超等戰敗，
遂奔涼州。操收滅超家屬，超奔漢中。張魯以爲都
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諫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
親，焉能愛人？魯乃止。故孝於其親，則雖仇讐願得
以爲臣；曹操之於畢諶是也。不愛其親，則雖盜賊
不願以爲壻。張魯之於馬超是也。

先主定益州，拜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書

問羽
性矜
人
上

與諸葛亮問超人材誰比。亮知羽護前，乃答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髻之絕類逸群也。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及先主爲漢中王，欲用黃忠爲後將軍，拜羽前將軍。諸葛亮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使領同列，馬張在上，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遥聞之，恐必不悅。先主曰：吾自當解之。及遣費詩就拜羽，羽怒不受拜。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詩再三勸諭，乃大感悟，遽即受拜。羽性矜

孔明
之心
之謂

伎上人類若此。大廈非一木所支。太平非一士之
畧。而羽廼必欲材名勛位。無一人我匹者。誰能共
功乎。

諺有云。虬驥慶宵。不繼。秦龍之轡。鳳鳴瑤林。不屈。伶
倫之籠。蹄涔不足以濯神鬚。翳蒼不足以翔雲翮。
也。固夫三國志。張子布嘗薦孔明於孫權。亮不肯
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
亮而不能盡亮。余以爲權之雄畧。豈其不能盡亮。
正亮不樂爲權盡耳。方龍卧南陽。鳳覽海內。閱成

廿三

敗之勢。睹逆順之分。則迴心於帝室之胃矣。顧眎仲謀。區區藉父兄之威。苟幸中國之多事。割據江東。蓋盜而竊者。華歆王朗且猶羞之。而足以枉孔明乎。余謂當是時。孔明固未嘗肯爲仲謀一出。非特不肯留也。抱朴子。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僂。乃心欲用乎諸葛孔明。孔明自陳不願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汚君之朝也。操蓋庶幾知孔明矣。操知不可得用孔明。而不殺何也。不敢殺也。操無容人之量。而惡殺士名。操殺禰

衡借手於劉表。殺孔融。借口於路粹。故操自以殺
文舉有名。殺正平無跡。若手殺孔明。而口實於天
下之士。操所不爲。故曰不敢殺也。世擬三國人材。
以武侯司馬仲達將。晉書懿以建安六年郡舉上
計掾。操爲司空。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痺。操使人夜
往刺之。及操爲丞相。又辟爲文學掾。勅行者曰。若
復盤桓。便收之。懿懼而就職。夫操間者釋然。能容
孔明矣。而不能容一仲達。何也。操知孔明之不可
得而用。又不可得而殺。而知懿之可以富貴動。威

武屈也。操自度能用仲達，而不能用孔明，故能容孔明，而不能容仲達也。

兩賢將相
敵則
主之
能用
勝者

兩將相敵，則賢者勝。兩賢將相敵，則主之能任賢者勝。范蠡之於伍子胥也，田單之於樂毅也，白起之於廉頗也，王翦之於李牧也，常孝寬之於斛律光也，主有任有不任也。諸葛孔明之於司馬懿也，皆任也。故功不能獨成焉。

昭烈
馮几
之言

或曰：昭烈馮几之言，孔明滄泣之對，君臣之間，生死之際，其猶有不盡諒者耶？陳子曰：大哉！先主之君

孫策
孫策
孫策

曰非三代下者也。夫末也何足以知之。或曰何也。
曰先主知有祖之讐可復而已。不復知有其子孫。
孔明知有君之嗣可輔而已。不復知有其躬。夫先
主有堯舜之心之大焉。孔明有伊周之志之誠焉。
孫策將薨謂張昭曰。若仲謀不能任事者。卿自取之。
漢先主臨殂謂諸葛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若不
可輔。君可自取。兩事先後一時。指歸同異。曰劉禪
闇弱。知子如父。昭烈君臣。誼鈞父子。志詠漢賊。彼
猶此也。子不可輔。勢當輸敵。堯舜禪讓。理有變通。

策之量第。明若觀火。保安江東。自謂弗如。而况子
布。豈情言乎。

後主
庶後
文帝
之風

申屠嘉欲殺鄧通。文帝使通詣嘉。久乃為通請之。姜
維惡黃皓恣擅。故後主欲殺之。後主亦敕皓詣維
謝。後主能詘所愛。以信大臣之節。庶幾文帝之風
乎。然通之詣嘉。使通有不可免之懼。此為政在大
臣。文帝之所以為賢也。皓之詣維。使維有不可免
之懼。此為權歸奄豎。此後主之惑也。

說皓求畜中種麥以避內禍

皓詣維維因

蘇文忠嘗稱荀文若才似子房子房道似伯夷伯夷夫擬人者

必於其倫。知人者必論其世。伯夷且不欲殷之爲周。况漢魏之際乎。才似子房。或庶幾焉。然子房之才。能用之於高祖。又能用高祖以爲韓滅秦。功成而無迹。迄免於患。或祖父皆仕漢。叔爽台司。身爲列侯。平生心術事業。乃無一不在魏。有才而不善用之。夫小有材。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魏明帝青龍四年。張掖郡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圓狀如靈龜。立於川西。有石馬七。又有玉匣。開蓋於

張掖郡柳谷口
水溢涌寶石負圓

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玉璜一。及八卦列宿。享慧之象。又有麒麟在東。鳳凰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列。西方有字曰大討曹。詔書頒天下。以爲嘉瑞。鉅鹿張錡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今漢久亡。魏以得之。何所追爲。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符瑞也。按滎石負圖。文曰大討曹。國姓也。且曰魏祥。雖其主闇。臣諛不至。此是時司馬氏顛政久蓄異志。欲乘此明告天意。遷化天下之耳目。魏亡晉興。卽司馬氏當爲符瑞。非必明著瑞應。

端爲司馬氏也。自茅累此事而閭巷傳說。頽洞流轉。盡度麟鳳龜虎八卦列宿。一切諸象。直以牛繼馬。傳會其說。沈約者淺妄人也。輕信謬聞。鑿冰繫風。因撰宋書。遂明著之。曰晉宣帝深忌牛氏。嘗欲鳩殺其將牛金。其後瑯琊恭王覲妃譙國夏侯氏與小吏牛氏通。遂生獻。冒姓司馬。是爲元帝。而魏收作魏書。因之。廼又以小吏牛氏爲牛金。而不知牛金已前此數十年。爲何爲懿所殺。初五胡紛亂。割據中原。雖更帝迭王。建樹名號。猶自以昔經事。

晉其子孫雖偏立江東。嘗以爲帝王齊數相承正統之國。傳至齊梁。而東魏高歡。猶有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之語。然私心甚不願也。魏收旣魏人。欲尊事其國。潛移正統。自得紂此說。遂張而大之。蓋曰。司馬氏傳天下於魏。我祖所經事。馬牛不相及。自江東之晉。已絕裔於河內。况歷宋齊梁。更何馬藉。而顧欲以一隅數州定地。抗衡中國。故其書每及晉事。雖惠懷之昏弱亂亡。猶書某帝。至元帝則直曰。司馬叡。

又曰僭晉與竇李雄同傳。且曰司馬嚴之寬江表竊魁師之名。無君長之實。踰天踏地。畏首畏尾。對之李雄。各一方小盜。其孫皓之不若。夫儕之李雄。既非竊儕之孫皓。則不亡。收且自以正統有歸矣。然帝王正統。當卜之天命。驗之人心。直付之天下。後世之公論。豈小臣執筆。私以其意所能予奪。而唐元澹行冲者。拓跋氏之世也。又著論曰。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石。有牛繼馬之象。後昭成皇帝名捷。繼晉受命。惟此可以當之。澹移正統於魏。顧子

直書

何以

存法

載於

後世

孫欲誇大其姓。然猶徒牽合傳會於名字。筆之於一家之書。而收輒誣搆人於胎系之間。且公著之國史。昔昌黎氏謂爲史者不有天禍。則有人刑。史亦何罪於天人。而交頽之若是烈也。若收者阿意詆欺。鑿空摭據。至於無事而點人之家室。以陰黜其宗。欲以一人之私。而罔誣於萬世。則其異時殺身殄族之報。君子且猶以爲薄乎云爾。

班固漢人。著漢書其紀高帝。方帝爲沛公。書沛公爲漢王。書漢王。至卽帝位。乃稱上。蓋綜其實云。晉書

帝紀。自宜首武帝。畧叙懿師。昭以著其篡跡之所由起。今題首立高景文三帝紀。三帝號皆武帝篡後所追上也。顧懿自漢建安中。師昭當魏景初中。已悉以帝書。蓋其始出於晉。臣之佞筆。而唐諸臣脩之。仍而不改。可謂繆史矣。中間書關羽則曰賊。書姜維則曰寇。曹爽何晏。鄧颺丁謐。謀去天子之賊。以疆帝室。而書無君。書圖危社稷。書及畢軌。李勝桓範皆書黨。其死曰誅。書令狐愚王凌曰貳。書毋丘儉文欽諸葛誕之起義。則皆曰作亂。夫史

誅亂臣作也。乃誅忠臣乎。將何以存法戒於後世哉。

金華子上篇卷之十三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魏武
卷之三
以遺

晉書宣帝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建安六
年郡舉上計掾魏武帝爲司空聞而辟之帝辭以
風痺魏武使人夜往刺之帝堅卧不動及魏武爲
丞相又辟爲文學掾勅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

帝懼而就職。論曰：懿之不樂爲操用，豈薄操耶？及時移世易，迺復躬爲操。高世之下，稱國賊者曰操，懿亡軒輊焉。嗟夫人，豈有常也哉！初，魏武聞懿有狼顧相，欲驗之。迺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豫汝家事。」太子素與懿善，每相全佑，故免。夫以魏武之猜也，中夜逆旅之器聲，而闔其家殲焉，何有於司馬懿？且知懿非人臣相，既見之矣，謂其狼也，而愛以遺世，患何哉？蓋魏武既甚愛懿之才，而又患吳

一曰之爲梗也。方姑試用之。以俸其成功。抑亦謂其
于不之足以制之也。豈知二方未靖。而不之不足
以盡懿世耶。凡此皆天意。雖瞞之多知。不得而與
焉耳。

司馬昭不

晉禮書志云。五經通義。以爲有德則謚善。無德則謚

居一

惡。故雖君臣可同。此不易之論也。魏初謚司馬懿

字虛

文侯。司馬師武侯。司馬昭上言。以爲與二祖謚同。

美以

於是改謚懿宣文。師忠武。真奸臣哉。懿師昭父子。

且弑帝殺后。廩廩逼曹氏之天下。而敘之位。乃欲

不居於一字之虛美。以示推讓可乎。夫君臣之間。不可以毫髮借差者。名與分也。至德美則固相宣耳。未聞舜禹避堯舜。使獨爲聖人。湯武避桀紂。遂不敢爲聖人也。

阮藉
被後
人刻
畫太
過

阮藉被後人刻畫太過。加以藻績。將比美於中散。余以爲此非知阮藉也。士君子立身。應世繫其大節。出處去就而已。當魏末天下將亂。炳幾守介之士。自可亡出。不得已而出。尤宜審其邪正。逆順。以致去就之決。且夫亂魏者。非司馬氏父子兄弟耶。三

世擅政廢君弑主其處心積慮成於篡也天下行道之人而了其胸腹矣嗣宗方是時閉戶讀書累月不出登山臨水經日忘返太尉蔣濟辟則辭病大將軍曹爽召則告疾予以爲固且畢志東臯之耕襲跡西山之蹈也已而司馬懿爲太傅則爲太傅從事中郎司馬師爲大司馬則爲大司馬從事中郎及司馬昭爲大將軍則又爲大將軍從事中郎雖一嘗請相東平旬日輒返再爲步兵恒游府內至乃朝燕必預諧譚見親棲依牢圈之中嘯唳

掌股之上。計以爲天下能富貴我者。司馬氏而已矣。斯豈復大丈夫所爲乎。儿奸雄篡逆。必以其漸。曹操在漢室有成跡焉。劉裕將篡晉。亦先使王弘諷朝廷。更加九錫。九錫雖人臣得爲。然過是非帝。且王莫辭矣。文士以刀筆贊奸。甚於武夫以干戈佐逆。是以崔琰發憤於楊訓之表草。王彪之致譏於袁弘之錫文。而嗣宗方魏公卿。以九錫勸進。司馬昭籍腹藁於沉醉之中。見謂遺忘。手筆於趣就之時。夸無改竄。買勇於清壯之詞。納忠於篡逆之

阮籍
有用
世志

謀幸前死於魏景元之四年。假少須臾母死則建炎革命禪受之詔。且復出諸其懷中矣。

阮籍有用世志。非飄然孤表於塵埃者也。其登廣武。睹楚漢戰處。莽發長吁。登虎牢山。望京邑而嘆息。斯呈其本趣。嘗拜東平相。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其設施畧可覩矣。此豈俗吏拘拘齷齪者哉。屬魏晉之亂。酷害各流。籍乃遂逃禮法。而一洞於酒。以此全其真。而游於世。傳云大人先生。謂世之君子。守禮法以竊鄉國。

之譽。高欲圖三公。下欲牧九州。而不免於害。辟之
群。虱處禪中。以深縫敗絮爲吉宅。炎丘火流。焦邑
滅都。處禪中而不能出也。以譏夫貪戀名位。固而
不知解者。豈直白眼對禮法之士而已哉。然君子
處世。所以全身遠害。固自有術。若孔子孟子皆名
高於日月。行危乎喬岳。而春秋戰國莫之毀也。籍
欲免世之亂乎。自治可矣。天傾地險。有禮可以自
籓。又何必一撤而毀之。以游於方之外。而後爲出
於炎丘也哉。不更不隱。不儒不豪。至於縱情蕩檢。

阮籍
酒狂

毀行越閑。當爐醉卧。穢於展禽之嫗。女圍棋決賭。狂於原壤之登木。無近名之善。而惡已近。刑有喪世之心。而還復喪道。此何以稱焉。

水經注。陳留阮蘭為開封令。縣側有劫賊。外白甚急。數矣。阮方圍棋。長嘯。吏云。劫急。阮曰。局上有劫。亦甚急。其耽樂如是。然世更有耽於是者。阮籍母臨終。籍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是也。籍恬母之急。死生之際。晏如平時。史稱其至孝可乎。又稱籍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斗。及將葬。食

一蒸肫飲酒二斗。然後臨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爲至孝之實。余謂是子本無天性。籍酒行之。舉聲一號。殆廼酒狂吐血數升。復是酒病。何孝之有。

劉惔爲丹陽尹。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惔嘆曰。夫居下訕上。此敝道也。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返。遂寢不問。予謂此固一義也。然宿惡吏於疲民之上。使逞其欲而莫之告。其可乎。

西公不及
辛勉

漢楊彪。以魏黃初四年受拜光祿大夫。時年八十二。又二年死。魏王祥。以晉太始元年爲太保。時年八十。又五年死。宋王琨。以齊建元元年領王師加侍中。時年八十一。又三年死。周竇熾。以隋開皇元年拜太傅。時年七十五。又五年死。四公俛首反面。逝死也。死可免哉。等死遲百年亦死。况數年乎。乃以壞其一生。惜哉。漢龔勝曰。吾受漢恩。無以報。今年老矣。且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晉辛勉之言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達矣。

王祥
馮道
不拜
之即
汝在

四公不及也

王祥事魏轉太尉加侍中封睢陵侯及武帝爲晉王祥與荀顛往謁顛謂祥曰相王尊重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爲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馮道歸黃太師奉朝請周兵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

田

道。道殊無意。太祖素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王祚不拜。司馬炎馮道受郭威之拜。以荀顛視王祥。則祥難。以王祥視馮道。道尤難。然究竟道一王祥。祥又一顛也。彼餘人但知貪富貴。劫威趨勢。以奔走蒲伏爲恭耳。祥與道老奸。恃其夙望。不相加逼。亦逆知新天子立國。且以意表行事。姑示之無誚。以徼重於新朝耳。可謂奸人之雄矣。異時爲晉太保。周太師。前日持不拜之節。安在哉。

觀之大莫尚於氣節心術

王哀行介不交於世

觀人之大莫尚於氣節心術。而氣節尤本於心術。何則。有誠與僞也。誠則安且久。僞則矯而日見其敝矣。昔汲黯不拜衛青。而王祥亦不拜司馬昭。司馬昭之權尤過於衛青。而世不以王祥之質直賢於汲黯。馬援受梁松之拜。馮道亦受郭威之拜。郭威之勢尤重於梁松。而世不以馮道之忠正優於馬援。何則。以誠與僞之判也。

王哀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諸生有密爲哀刈麥者。哀遂棄之。自是莫敢復佐刈者。按哀以此

行其介而不交於世。然亦固矣。道之行也。使民有無相均。勞佚相適。貨不必藏於己也。力不必爲己也。此大同之俗也。况以事長。弟子事其師乎。君子苟以禮處諸生。雖受其佐可矣。又哀門人爲本縣所役。求哀爲屬。哀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捉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見已。整衣出迎之於門。哀廼下道。至土牛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滄泣而去。令卽

放遣諸生。一縣以爲耻。按役及諸生。縣大夫之故也。諸生之往役。義也。哀之往見。不義也。或曰。哀自送別諸生。非往見也。曰。一諸生行。何至送以千餘人。且必令見乎。哀也不屬之以言。而劫之以名。蓋甚乎爾也。君子曰。隋文申子居家。鄉人有水土之役。則操畚鍤以往。曰。吾未嘗從大夫後也。唐張志和築室越州。豹席稷。僑垂釣。以自怡。縣令使浚渠。志和執畚無忤色。偉元以二子之誼。勉諸生。不亦可乎。

孔門

余觀王儼元傳。蓋以方孔門原柴焉。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而哀攀栢號悲。羸我輟講。其以情居父母之哀一也。羔避難而行。不徑不質而哀。當京洛傾覆。盜賊蜂起。守戀墳隴。為賊所害。蓋亦不可不謂之愚矣。夫孔子嘗微服而過宋。何徑質而不由乎。以其為東西南北之人也。識其母墳。封之崇四尺。何墳隴而弗去乎。

王儼
不仕

語類朱子云。王儼為司馬昭軍師。殺之。雖無辜。哀仕晉猶有可說。而哀不仕。廼過於厚者。稽康魏臣。而

晉殺之。紹不當仕晉明矣。蕩陰之忠固可取。亦不相贖。蓋事讐之過。自不相掩。司馬公云。使無蕩陰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譏。不知君子之譏。初不可免也。予謂朱子之論稽紹當矣。謂王偉元過於厚。似亦未學。魏在而王儀爲司馬。昭軍師。豈晉臣耶。卽使儀嘗臣晉。以非辜殺之。哀母爲伍員可矣。冕而立其朝。非也。他篇有問父死非其罪。子亦可仕乎。朱子曰。不可也。曾孫如之何。曰。世數漸遠。終亦漸。經亦有可仕之理。但不仕者正也。可仕者權也。予

謂此定論也

仕晉

記居父母之讐如之何。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居昆弟之讐如之何。蓋仕焉而弗與之共國。魏稽康情繫王室。爲司馬昭所忌。見殺而其子紹且仕晉。是君其父讐。可乎。夫紹也。根性由天。議道自己。亦何山公之諮哉。濤爲人臣。臨難而改節。爲人子。怙寵而奪情。豈足以語於忠孝之理者。雖紹父臨絕之命。以山公爲託。紹要以無違禮爲孝。可耳。吉茂之兄黃爲長陵令。自以司徒起。溫故吏。溫

死違科奔喪爲鍾繇所收伏法死。茂時爲白衣。以兄追義而死。怨怒不肯哭。及歲終繇舉茂議者以爲茂必不就。而茂就之。夫以故吏違科奔其主喪。過也。繇糾之可也。而殺之甚也。藉曰國法也。獨不得爲舉義之士。少宛轉乎。夫茂也不欲以法讐繇可也。致身有術。亦何必自繇舉哉。始奮怒以忘哀。終啣恩而忘怨。君子謂茂所以居昆弟之讐。未也。稽康爲晉文帝所殺。子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啟武帝。以父子罪不相及。紹賢佯郤缺。宜加旌命。

詔徵拜秘書丞。積官至侍中。後蕩陰之役。王師敗績。紹以身捍衛。惠帝兵交。御輦飛矢。用集。紹遂被害。沈勁父克與王敦構逆。及敗而逃。爲故父將。吳儒所殺。勁匿得免。竟殺吳儒以報父讐。嘗哀父死於非義。志欲立動。以雪先耻。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遷鎮洛陽。疏薦勁。清操著於鄉邦。父克雖得罪。然其門戶累蒙曠蕩。乞令勁參其府事。共濟艱難。詔聽之。胡之尋以疾解職。慕容恪侵逼山陵。陳祐代胡之守洛陽。勁自表求配祐。

效力。因補祐冠軍長史。祐畏賊衆糧盡，僞救許昌，率衆而東。留勁以五百人守城，勁志欲致命，所獲死所，尋爲恪所攻，城陷，遇害。兩人竝見忠義傳。其死事一也。君子謂紹忠以奉父讐，勁忠以雪父耻，晉書隱逸傳。范粲高亮正直，仕魏爲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于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時景帝輔政，召群臣會議，粲又不到。朝廷以時望優容之，粲又稱疾，闔門不出。於是特詔爲侍中，持節使于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以太

范
粲

首武
惟從
漢武
之制

康六年卒年八十四。不言者三十六載。終于所寢之車。長子喬性好學不倦。父粲陽狂不言。因與二弟竝棄學。絕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沒。足不出邑里。嘗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按明夷之世。能艱以全其貞者。范武威也。然棄學屏事。以待疾爲解。卒成父志。君子謂粲有子。粲漢萊蕪長丹孫。

晉武帝雖權從漢魏之制。既葬除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哀敬如喪者。有司奏改服進膳。不許。遂禮。

終而復吉。及太后喪亦如之。故三代之後。道喪禮廢。能以天子之尊。申至心於其所生。一武帝而已矣。於是詔諸將吏。遭三年喪者。遣寧終喪。百姓復其徭役。於是令二千石得終三年喪。於是聽士卒遭父母喪者。非在疆場。皆得奔赴。皆武帝時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於是見之。

晉武帝嘗問曹志六代論。是卿先王作耶。魏陳思王

植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尋按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同作。以先王名高文。

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向秀嘗爲莊子解義。妙演竒致。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秀子幼。其家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郢象。遂竊以爲己。注乃自著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王隱爲著作郎。撰晉史。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預旣豪族。交結權貴。朋黨交斥。隱竟以謗免黜歸於家。家貧無資。書遂不就。按昔人謂立言乃

與立德立功同爲不朽。然言固未易立也。揚雄草太玄而人輕其書。自劉歆嚴尤皆疑之。惟桓譚以爲必傳。而楊子雲亦以爲後世有楊子雲。然後知吾書。其後玄亦竟傳。書之傳誠係其書不在人也。陸機欲賦三都。睹左思賦而輟筆。夏侯湛已著魏書。見陳壽書而壞橐。誠吾之作無以逾人。則舍已而從之。斯文人之高致。何必掠人歸已。而後以爲愉快耶。如曹冏必託人之名。以行其書。可謂之惑。鄒象又竊人之書。以託其名。不可不謂之盜。至虞

羊祜
非純
臣

叔寧則又所謂益憎主人不徒穿齋王氏之譏矣
羊祜執德清劭老而彌篤惜其平生無公方之操不
著於君臣之義當魏晉之世志詘身全道濟功隆
識不足而量有餘非純臣也方其拒曹爽之辟能
卓然自遠於成敗利害之際夫何訾焉獨其爲給
事黃門事高貴鄉公乃不在親踈之列此徒以形
事魏納忠司馬氏懲王經矣原繁中立樂廣保素
王延之持平意在斯乎陳留王嗣位賜爵關內侯
以少帝不願爲侍臣求出補吏時司馬昭相國遂

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參掌機密。視天下能富貴我者。司馬氏也。違跡公朝。阪心霸府。何曾自魏司徒。求為晉宰相。踵其故智耶。武帝既受禪。以佐命勲。進爵封侯。王沉賈克裴秀。皆前朝名望。退讓不敢處其右。祐國之大臣。帝復且非昏王親與奸臣處。顧顧保其名位。王佞蓄過容頭過身。此於國家奚賴焉。及氏羗反。克出鎮關中。蓋任愷庾純圖之萬方。厘廼濟焉。祐方是荆襄密啟。留克夫祐日夕不忘憂念者。吳未平也。且曰。但恐平吳之後。方

羊祜
家故
留克

勞聖慮耳。史誇其遠識庸詎知吳始平而晉亂勞
聖慮者乃復在於克之一留。故君子謂祜慎密若
石慶清醇若馮道。惟致身之大義不明。立身之大
節未著。故於逆順去留。邪正趨舍。多有可議。非純
臣也。

陳石堂謂羊祜在襄陽。不附中朝權貴。謂賢於杜預。
予以爲當祜時。中朝權貴帝所崇寵。孰踰賈克。姦
邪儉佞。克逆黷醜。孰若賈克。氏羗反。任愷等因事
爲功。請克出鎮關中。綬靖西夏。蓋名雖寄重。實遠

之天下且以爲隼下高墉鼠離大社矣舉朝動色以爲太平有漸而祐帝之信臣獨密啟自襄陽請留克克留而夕陽亭一語南風入宮獄太后殺太子五王迭起五胡倣援懷愍比轅瑯琊南航而晉事不可復支矣預結洛中貴要不過餉遺蓋執德不恒冀以詭遇免禍叔子何爲耶

羊祜傳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三公而無子陶侃傳有善相者

手祐
傳有
善相
者

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爲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裏乎公字愈明夫青鳥家言者未定然也至談禍福則易以搖矣人情誠不圖爲帝王孰甘心以其鬼爲若敖氏乎而叔子寧以此易彼非朗乎有純臣之操者耶夫人臣之貴極於爲公至於不可言則非分矣侃廼以針決指理克所包藏寘典午氏何地原士行之忠必亡爾也豈史氏喜采雜異輕信讖妄并其飛冲之夢皆誣云夏正夫政監曰

按蘇峻之亂温嶠邀侃赴難侃感嶠言戎服登舟
于瞻喪至不臨晝夜兼行以此而觀則初以不與
顧命爲恨屢說不回之事可疑也峻平乃奏湘州
刺史卞惇擁衆不赴又不給軍糧請付廷尉以此
而觀則嶠軍乏食求米怒欲西歸之事可疑也晚
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以此
而觀則據上流擁強兵潛有窺窬之志又可疑也
晉史可疑如此或以庾亮自羞策繆又不分詘服
士行士行旣後嗣零落而庾氏兄弟世秉朝權疑

史氏因而加誣也。此說據史氏所書。就證史氏之誣。可謂得實。而宋陳忠肅亦謂陶公被誣。以晉之刑政不行於及元規也。元規以筆札啗王隱。折翼化鶴之事。隱與杜延業共爲之。

羊祜
敦弟
子伊
爲子

義存繼絕。禮著爲後。人子之不得已也。與爲人後者。瞿園之所不入也。雖然。聖人肇制。天地爰設。其可廢乎。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爲子。及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樂隨其議。於是下

詔從之。夫伊之出後也，父不經命。及伯父之生而存，辭之可也。伊也，辭之於伯父之生而存，則祐及請之於帝而許焉。君之命，父之命也。奚爲其不可也。今也，伯父之生而存，則不辭。伯父之死而後辭，是欺死而棄仁，如之何其可也。晉鄭后爲瑯琊王夫人，生簡文帝。咸和元年薨。簡文時爲瑯琊王，制服重有司，以王出繼，宜降所生。王上疏曰：「亡母生臨臣國，沒留臣第。臣雖出後，亦無所厭，則私情得叙。明穆皇后不奪其志。」隋柳慶出後第四叔，叔亡。

郭景純
書考

遭父憂。議者不許爲服重。慶泣曰。禮緣人情。若於
出後之家。更有直斬之服。可以奪此。從彼。今四叔
薨。背以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垂違天性。時論不
能抑。夫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期。傳曰。何以
碁。不貳斬也。曰。不貳斬。盡矣。禮事生存。死。亡。一也。
曰。所後父母死。得以越禮。申哀於所生。非也。必也。
心喪三年。服喪以碁。有官者解官。其可也。

世傳郭景純。苑書二十篇。宋儒蔡元定。以十二篇。後
入。增加繆妄。去之。而存其八篇。余攷之。并八篇。皆

虛也。按璞傳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詞賦爲中興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筭曆。有郭公者客河東。

精於卜筮。璞從之。公投以青囊中書九卷。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爲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

嘆。

云

所叙景純筮驗神中。凡十數事。都不及葬

也。至言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又嘗爲人葬。明帝微服往觀。

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二年。當致天子。帝曰。出天子。耶荅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止此兩事。要皆以上筮先知徵驗。非其葬地爲人禍福也。信能爲人去禍。卽福。不首其先。壙而營之。南崗頭。雙栢樹下之祠。已知於數十年之前。至於街刀設醮。遑遑幽穢之間。而忽知不免。固已窮矣。孰與神通變化。斡旋於一杯之土乎。據傳。祥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

篇上韻一篇。注什爾雅。別爲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璞書悉是矣。無世所傳葬書。青囊書。亦止給卜筮。非葬書也。史贊景純。沈研烏冊。洞曉龜枚。匪寧國冢。坐致身災。綜其實矣。

晉書
志後
其第

晉荀晞以撫軍將軍。都督清兗諸軍事。奉養其從母甚謹。從母子求爲將。晞拒之。固欲之。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旣而素

嚴吳之曰。殺卿者兖州刺史。哭弔者苟道將也。晉
史稱其仗法。余謂不然。晞蓋借一兪以立威名。殺
兪者晞志也。不然。晞已知兪之非材。而法之不可
以私貸。胡爲乎遽屈而從其請乎。仗法以殺之。孰
與夫抗法以拒之於初之爲得也。且王法不可以
私貸。而王事獨可以濫使乎。旣以情用之。輒以法
殺之。是其用之之始。已有殺之之意。是殺兪者固
苟道將。非兖州刺史也。晞後移青州。以嚴刻立功。
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蓋其酷

西晉
末詔

烈天性然矣

西晉末。詔以中原喪亂。室家離析。二親陷沒。寇難應
制服不。太常賀循曰。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
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允當人情。
元帝從之。及大興二年。庾蔚之又曰。二親爲戎狄
所破。存亡未可知者。宜令盡尋求之理。尋求之理
絕。三年之外。便宜婚宦。胤嗣不可絕。王政不可廢。
故也。猶宜以哀素自居。不預吉慶之事。待中壽而
服之也。若境內賊亂。清平。肆青之後。尋覓無縱。便

宜制服則其說益詳。然愚以人子不幸而值是變。大氏可婚不可宦。有父不得事而事君。叨其榮祿。則哀素之情變矣。夫江湖乘鴈。林麓把水。無預於損益之數。一士不宦。未闕於政也。謝尚曰。典禮之興。皆因循情理。開通私勝。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大義。夫無後之人。三千所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塞也。至於天屬生離。父子乖絕。抱傷心之巨痛。懷切怛之至戚。方寸旣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求進。冒榮苟

進之儔必非所求之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丘園。守心不革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况含艱履戚之人。勉之以榮貴耶。得其誼矣。

張張茂先裴逸民立闇王亮后之朝國儲微弱諸王方剛而周旋其間欲展誠竭節無可爲者惟方弒太后兩人宜以死生諍既不能死及廢太子兩人宜以去就諍復不能去則刃在其頸尚何道哉

周伯仁之於王導也致堂胡氏曰當茂弘懇懇之時

伯仁
於王

顛若對曰。此蓋非愚所敢任。上體貌大臣。忠邪自當有別。如此既無市恩之嫌。亦無失言之禍。兩得之矣。伯仁既失之於口。茂弘又失之於心。王敦問所以處周戴者。至於再三導。竟不荅。志在於殺也。清遠之量。於是乎隘。而君子不由矣。予按致堂所以教伯仁處良善。然當是時。導爲反者。族天子方蓄疑於鬼車。顛仁意於救導。則已。救之則不得不。午其跡不然。且以爲求而應之。是徒益天子之疑。而無救於導也。要之顛救人於危疑之中。故其術

益深導望人於迫切之際故其怨特至此導之所
以生而顛之所以殺然負則導矣漢辟陽侯呂太
后倖臣也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
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慚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
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朱
建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
閔孺說之帝果出辟陽侯始辟陽侯以君爲倍已
大怒旣出迺大驚伯仁之救茂弘也其術亦平原
之救辟陽也

世說載王敦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爲江州王含欲
投王舒。舒爲荊州。卒投荊州。舒果流含父子於江
彬在江州。聞應當來。密具船待之。竟不得來。深以
爲恨。梁劉孝標注以爲含之投舒。舒遣軍逆之。含
父子赴水死。昔酈寄賣友。見譏。况販兄弟。舒非人
矣。唐魏徵作晉書。同符斯評。不謂兩人共出此言。
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衛。且猶不可。况天
下一晉。江州荊州。豈無君之國。含應父子。共敦存
日。相扶王敦。作何許事。敦敗而猶冀相存。不南走

越北走胡。翻身見投。當共再舉王敦事耶。余謂彬具舟船。將誘而致之上。既不能得。委宜深恨。舒之遣軍。正拒其來。含應自沈。不全王誅。則彬罪也。酈寄大計。賣友。何云見譏。周公大誼。茂親。當相取正。劉魏謬評。爲亂臣賊子。樹黨詭於春秋之旨也。

王式
虧損
世教

晉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喪。終服訖。議還前夫。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出。母齊衰。甚何燕泉云。式父終。式繼母嘗爲式父服三年矣。服

三年之中。則猶式父妻也。不得爲式母乎。三年之後。還前夫家。則是其自還也。式何爲稱出母乎。必如式言。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是實式之所以事母者。必不若其母前夫之繼子矣。婦更二夫。前夫義已絕。而前夫之子。以合葬其父。非禮也。式之罪。則不啻非禮而已。王順渠曰。服三年之中。則猶式父妻也。猶式父妻也者。則爲式母也。及三年之後。還前夫家而死。遂合葬於前夫。則與式父已義絕矣。是猶得爲式母乎。以出母服之。式之處當矣。何

公之論非也。式事二公之論不同。王浚川慎言。或問繼母持父服終。去隨親子。比之繼母嫁何如。曰嫁則義絕。去就親子。亦人情也。况持父服既終。於夫無絕道。其繼子安得以絕待之乎。曰何以服。曰生子以嫁母。其繼子以如母三年可也。曰何以葬。曰先夫義絕。穴不得同也。及而祔於後夫。禮也。親子必欲配父。是干禮犯義。自汙其親者也。按此卽何說。廼定論也。式父終。式繼母。前夫之繼子非親子也。式母何以求去。不安式也。式父何以許。知式

之不能安其繼母也。式父終而式之繼母已爲其父服喪三年而不安於式無所歸不得已復歸其前夫之繼子。死而又無所歸前夫之繼子不得已而祔葬其父爲式繼母者亦可哀而爲式繼母前夫之繼子者反能踰禮飾情以致隆於其已嫁之母爲式者亦可以耻矣。夫式之繼母非見絕其父而式自絕其母然將擬之出母則父未嘗出擬之繼母嫁則母實未嫁降而從期式也天地之罪人也又何誅乎。御史中丞下壺之奏曰如式父有命

須顯七出之責。當存時棄之。無緣以絕義之妻。留
家制服如式。父臨困。謬令使去。留自由者。式宜正
之以禮。魏穎父命不從其亂。陳乾昔欲以二婢子
殉。其子以非禮不從。竝以妾媵。猶正以禮。况其母
乎。式母於天。生事奉終。非爲旣絕之妻。夫亡制服
不爲無義之婦。自去守節。非爲更嫁。離絕之斷。在
夫歿之後。夫之旣歿。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爲出
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存無所容居。歿無所託葬。
寄命於他人之門。埋葬於無名之塚。繼母如母。聖

王導
陳高
貴卿
公事

人之教。式爲國士。閨門之內。犯禮違義。如父則無
追亡之善。於母則亡孝敬之實。虧損世教。不可以
居人倫。詮正之任。疏奏。詔式付鄉邑。清議廢棄。終
身。當時國論。則有定矣。

後晉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迺
陳宣帝勦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
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論曰。乞墦間
之祭。而飽者。伐其飽而藏其乞也。苟知其飽之自
乞也。雖其妻妾。且相泣於中庭而訕矣。妻妾其至

暱也。而訕者。蔗耻存焉。故也。狗偷之子。而語人曰。吾父之裘。獨有尾。子非不愛其父。而父獨不得捨之其子。凡懿昭之所以狐媚鼠竊。而取魏之天下。非將以遺其子。若孫耶。而其子孫聞之。且將有不勝其媿恨者。掩面之舉。果誰使之然耶。夫爲人祖父。遺子孫以天下之大。帝王之貴。而不足以弭其譏。爲人子孫。藉祖父以天下之大。帝王之貴。而且不足以蓋其辱。則是天理之果在於人心。而不可以親掩。不可以利沒也。

蘇峻之亂也。更亮於白石祠。祈禱許。舉及峻平。而牛
以温嶠

蘇峻之亂也。更亮於白石祠。祈禱許。舉及峻平。而牛
未解。故鬼考之。而亮病符。堅之入寇也。會稽王道
子。求助於鍾南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
草木若有力焉。此晉史妄也。前亡聽於神。人事
不脩。亟而求諸神。可國乎。有以。有能。脩德而恤祀
則海嶽効靈。百神受職。夫飲食所以鼓養。夫虛名
侈號。足以羈仰。祿之上。會可以縻神也。如此。則靖
亂弭寇。皆一夫邀福於香澤之所。爲運籌之相。聚
旗之將。其功沒而已。蓋蘇峻之平也。以温嶠之激

列誓師未聞庾亮也若亮則專愎而激亂耳符堅

之敗也以謝安之從容遣將未聞道子也若道子

則荒淫而召寇耳

謝道元謂謝玄北禦符堅祇入

公由及置陣淝水之濱堅望山上草木皆為人狀

非八公之靈有助蓋苻氏將亡之感也見又超矣

王懷祖受

王懷祖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所有辭必於不受其遷

然不

散騎常侍子坦之以為故事應讓懷祖曰汝謂我

讓為虛

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懷祖曰既

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按受爵不

桓溫
欲移
鍾簾

讓而詩人以爲刺。讓可已耶。雖然讓也者。禮之實也。非僞而爲之也。如以爲故事而爲之也。以爲美名而爲之也。則亦異乎虞廷之所爲濟濟矣。懷祖之見本之固質。蓋亦以矯世之虛僞焉。此義行則殷浩輩退以爲進。辭以爲受者。亦可以少沮矣。

桓溫欲移洛陽鍾簾。王恢祖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當漸平區宇。旋轉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簾。溫不能奪也。蓋正義厚然。有以深折其氣矣。及簡文帝臨崩。詔溫居攝。王中郎坦之持

桓溫
將廢
西海
公

詔命入於帝前。毀之事遂不行。坦之懷祖子也。又王忱臨荊州。溫子玄時在江陵。旣其本國。且奕葉故義。常以材雄駕物。忱每裁抑之。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轝徑入。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忱亦不留。忱又坦之子。王氏三世處桓氏父子間。正色如此。史稱桓溫將廢海西公。百僚震懼。溫亦色動。莫知所爲。王彪之旣知溫不臣跡著。理不可奪。廼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廢儀。制定於須臾。會無懼容。溫嘆曰。作元凱不當如

是耶時廢立之儀既絕於曠代。朝廷莫有議其故
典者。彪之神采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
定。朝廷以此服之。按此一段深可恠。強臣廢王立
王。志在奪國。爲之漸耳。以漢之衰。董卓之兇。盧而
盧植。疑其正誼。蓋勳。詆爲小醜。袁紹何人。復能橫
刀長揖。懸節徑出。示不同逆。雖未摧克心。而卒各
伸其志。桓溫造謀廢王。襲跡元兇。樹威通朝。規移
西祚。彪之爲國大臣。不能正色彊諫。守之以死。且
傳會爲之。此亦關何禮度儀制。何先代可循。何故

典可率而絕於曠代。定於須臾。朝服毅然。曾無懼容。斯則勇於偏上。恬於黨逆。世之鄙夫小人。類優爲之。古之大臣。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決大疑。定大策。鋤大奸。排大難。跡豈同此。且夫臣廢其君。下干其上。天地大變。朝野同恇。而溫之色動。猶有良心。彪之神采。更無怍色。彪之旣諛。溫以伊霍。溫復荅彪。之以元凱。同惡相濟。數有宜然。而史亡深譏。翻共溢美。异乎所聞矣。

桓冲傳。初冲之西鎮。以將相異宜。自以德望不逮謝。

安故委之內相而四方鎮扞以爲已任既而苟堅
盡國內侵坤深以根本爲慮乃遣精銳三千來赴
京都謝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爲損益而欲外示閑
暇固不聽時安已遣兒子女及桓伊等諸軍坤謂
不足以爲興廢召佐史書之嘆曰謝安石乃有廟
堂之量不閑將畧今人固重至方游談不暇遣諸
不經事少年衆又寡藉天下事未可知吾其左袵
矣俄而聞堅破大勳克舉慙耻發病而卒按桓幼
子之忠也此其心豈復有已哉夫以其謀事之不

逮於人與功之不出於己而耻也者此出於私己之伎心而非忠臣殉國之弘慮也。幼子之言遂不驗此非國之福與。且以爲耻之死而甘心焉。假晉二。冲喜而生乎夫人死生有時豈必慙耻死也。史亦近誣乎。幼子矣。桓温耻襄邑之敗而興謀於廢立。温固盛威名以自封也。如史之言然則幼子元子。是亦魯衛之政而已矣。或曰何以證史之誣乎。曰冲平居避賢以遠勢而不復以身遠闕廷爲念。緩急則勤王以務本而不復以互守境土爲辭。夫

謝安
命駕
圍棋

能忘其身以殉國者沖也。故夫幸國之敗而區區以自信其言者，必非幼子也。

謝安之相晉也。秦兵逼淮水矣。安命駕圍棋。夷無懼色。及堅之敗也。兄子驍驛書報至。安又攝書圍棋。了無喜色。安置國之成敗而耽勝負於一枰耶。曰國之大事。安危以之。喜懼情也。詎能免此。安特不色焉耳。心固以爲秦晉之敵。猶鄒拒楚也。苻堅擁百萬貔虎。咆哮而來。將以氣吞江左。當是時。晉之所托重而倚存者。惟安。彼其冥測天時。明察人

事以爲果無足秦虞也。而小國當銳師。弱主御驕士。兵隳其氣。則戰必衰。人生其心。則變必作。故特示之整。以外降敵氣。與之暇。以內鎮物情。斯其筭耳。夫此一棋也。當局者昏。而傍觀者瞭。非以傍觀者。立乎勝負之外。而無以與耶。安蓋以棋當局。而以國傍觀。故其區畫精。其指撝當。臨大變而不攝。履成功而不居也。

安石
董以
濟其

謝安石晏游命駕而却苻堅之師。從容就席而撤桓溫之兵。安石之量以濟其謀者大也。郭子儀免胃。

安石所以待敵者

以見而固紇推其大人羸臍以往而無朝恩服其長者子儀之誠以運其材者遠也君子曰不懼則虎亦畏焉不疑則靖亦降焉居已以安而後可以制天下之危待物以信而後可以通天下之間夫何之而尼也孰夷狄小人之有

謝安傳苻堅率衆號百萬次於淮淝京師震恐安夷然無懼色苻堅傳堅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何謂少乎撫然始有懼色以

勢言秦慮晉猶燎毛以煬也。然懼乃在秦而不在晉。蓋不待陣而勝負之形已決於此矣。夫非安石所以待堅者豫耶。或者曰是役也使陣後無朱序之呼。八公山草木不見恠則安毋乃讖諸斯。善操論而不察事者。夫空弦可以落鳥驚其懼也。懸弓可以爲蛇。脅其疑也。我吐其氣敵禱其魄耳。目亂矣。故陣後之虛聲可奪。而目前之見影皆疑也。不然。雖百朱序呼。使八公山草木皆化作晉兵。秦兵敗耶。晉兵遽恐耶。

王羲之非無竟當世

王羲之嘗與謝安登冶城安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
羲之以夏禹胼胝文王旰食之事規焉謝萬爲豫
州刺史羲之與桓溫箋謂是違材易務且貽書戒
萬曰顧食不二味居不重席與士之晁下者同又
曰濟否所由實積小以致高大詳味羲之此語
所以規戒二謝知其非亡意當世者其正色匡時
危言格物蓋下墜之傳休奕之流使其會時行志
則陶士行之忠勤祖士雅之壯烈當不足過雅性
高潔不能屈抑於世以售其才故誓墓之志益堅

臨池之藝徒表惜哉

殷浩傳浩父羨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

殷洪
喬不
爲致
書如

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

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史稱其資性介立是不

然人亦皆爲有情受人之書而不爲致之以爲介

可乎則如母受之而已矣按庾翼傳羨先爲長沙

在郡貪殘翼時代兄亮鎮武昌兄冰與翼書以羨

屬之

云

大昔時長沙今日豫章旣曰貪殘豈徵

介立人我一也使庾冰書一付之浮沉洪喬當自

不願矣

符堅得王猛擬先主之得孔明。以余觀焉。孔明龍卧南陽。且不肯區區爲吳魏起。而兇雋狄耶。雖先主帝室之胄。猶必三顧而後出。而猛起徒以呂婆樓一呼。斯亦過不自重矣。且孔明志滅漢賊。以弘王業。隆中數語。一時先資之言。纒纒泮泮。萬世之下。猶可想對。而猛之所與謀者。何史稱其一見便若生平。語及興廢大事。異符同契。是則堅實懷公子光之心。若起猛以行大事。而猛實從史以成之。

符生之變。又不特與聞乎。故而已也。出處大致。夷夏大防。君臣大分。猛鹵莽如此。廼欲以擬孔明。不亦猶蝘蟪之比神龍乎。若夫以衆望誅苻法。而不能救也。以辱已譖樊世而殺之。史謂其睚眦之讐。必報與夫開誠布公者。又遠矣。

蝗盡幽州之境

蝗盡幽州之境。廣袤千里。遣使者發幽冀青并之民。討之三時而不能滅。使者爲之下獄。可謂蕃熾極矣。然蝗終不越幽州。又不食麻苴。至於上田畝收百石。下者五十石。其禾麥之地。上田畝收七十石。

下者三十石。自隆古以來。未有災患若此之極。收獲若此之穰也。至於一畝倍十餘畝之收。一歲兼十數歲之積。可謂罔誣矣。人主好大喜功。耻聞災異。群下化之。恣其罔欺。苟以蕩上心。豈復顧民窮。嚴天憲乎。此秦人大舉八寇。先一年事也。亡徵著矣。司馬公豈妄言者。書之于冊。貽笑千古。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三